

後村先生大全集

三五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四十一

神道碑

丁給事

寶紹間一相擅國所拔之士非鄞則婺其言曰閩人  
難保尤惡莆士如陳宓鄭寅之流皆掃影滅迹於是  
朝無莆人丁公柏桂以循守朝辭相一見曰是異於  
莆人者留提轄雜賣場人謂公立責顯矣公旅揖外  
未嘗一詣相府辛卯火災應詔曰此年大風顛木巨  
浸成淵雷發先春日乘背氣虎出平藪龍鬪近畿疫  
氣流行妖星伏見恬不之悟天安得而不怒怒則激

激則烈矣宗廟為墟神御驚動車駕當臨奉廟哭當  
與行罪已之詔當哀痛然猶避忌回互殿步二帥知  
有陛下宮室知有大臣私第而不知有宗廟非所以  
忠陛下愛大臣也夫有大感悟必大更張今貪酷之  
吏滿天下皆曰權勢疵之苞苴啓之參選者伸縮於  
吏胥之手于堂者奔走於廨役之門大臣知之否乎  
壬辰輪對曰一春多寒二月暴雪流星晝隕太白經  
天浙江東湖旱勢綿濶近畿得雨復慮浸淫在我既  
無決裂更革之規模在天在人亦有遲回未解之證  
應又言開闢以來有常道進賢退不肖賞功罰罪是

也今進退賞罰一切反常宜盡拔臺萊之士布滿周  
行毋植蕭艾盡遠星鳳之彥參錯方岳毋用虎狼如  
通者起忠鯁斥苛俗孰敢不伏為真公表尹發也時  
在廷喑嘿二疏出如鳳之鳴陽韶之聞齊焉同輩多  
已超擢公獨久次積六歲纔為博士癸巳十月相斃  
舊學爰立公輪對首乞去臺諫副封勉宰執同心令  
中外薦剡得自舉復近臣宴見百官集議舊制次言  
居憂者汲汲起復舉世無孝子注闕者汲汲奏辟舉  
世皆奪士嗜進者往往因輿臺以通權要舉世無知  
廉恥之人宜作而新之上既攬威柄親擢不附相者

寄以耳目先用洪公咨夔王公遂明年改元端平復以公及李公宗勉為監察御史然後相之私黨悉去弊事一清端平之盛幾及元祐至今尚論當時之名臺諫公必預焉公擢嘉泰三年進士第自永春尉注寧德丞改定海縣三石橋酒庫教授梅州知南海縣通判肇慶府知循州未上自市轄遷官告院太常寺簿宗學博士樞密院編修官初入臺北事動公極諫曰故相當國二十七年於法當敗所以不敗者用兵一事猶能謹重必迫而後動故雖敗而猶存暮年輕信兄子交韡減金其謬甚矣今更化未數月而遽欲

收古人七年即戎十年生聚教訓百年勝殘去殺之功謬不愈甚乎宜脩沿江守備增一重藩籬戒三帥常退思邵顧疏夜入詰旦上袖示大臣三京告捷公方監太學解試考官欲以長安復見官軍命題公曰吾方累疏諫止君等乃以一題從史乎未信宿報三帥返旆矣公懷不自己言輕舉之誤小遂非之誤大今移兩淮糧械於邳徐唐鄧等州猶循危轍冀雪前恥昔斜川之退孔明責已枵頭之辱元溫遷怒愈變愈差不可不慮盍移戰力為守謀又論時事曰故相久病楮幣窮而不變羽書急而不報注擬壘而不

行一旦更張內則委一樞臣倏忽之頃空內府累世金寶百萬之藏而楮錢自若外則八陵之圖甫南馳而三帥之旆已北指矣矧收召廣進用驟有一月而數遷者前日之病在於緩今日之病在於速矣二年貢舉敕榜有不敢諛恠之語公奏諛為今日大患恠不足慮恐有以直為恠者乞詔主司專黜諛佞又言元祐轉為紹聖尚待八年嘉定變局開禧小人終身屏迹十年之後方見不克終之漸今改絃未再暮已疑為善之迂用賢之無益臣謂北事違衆而動是賢者之言未用也真某賁志而沒是賢者之志未行也

然則將取其不賢者而困之不善者而行之歟自禁  
旅閔間言人上歎治効不進思舊人未已公爭曰慶  
厯初盜起東南西兵未解仁宗之所選任不過杜范  
韓富有如竦輩起復到念又曰昔王安石變法先結  
張若水藍元振輩以為腹心及上遣二人視府界所  
行青苗皆云民便樂之今小人不過用安石故智奈  
何在其術中乎又言陛下待遇定策之臣不為文宣  
二帝之少恩足矣今札諭群臣曰朕欲保持汝母  
撫不亦異乎尊崇本生之親一遵英孝二祖之故典  
足矣今營繕甲第高大寢園不亦異乎官寺窟穴不

室左道出入無間小官鹽賞至煩御封道宮事目上  
達天聽此尤異也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獨不能如先正對中使焚內批乎或使之回奏曰臣  
某以為不可乎近臣或薦某人有才者公曰自古小  
人自持一論自為一黨今能為君子之言締君子之  
交蓋有君子而庇小人者矣在言路二年諫疏盈篋  
皆力扶世道之命脉切中時賢之膏肓余著其大旨  
如此其冬除祕書少監三年遷監遂為起居舍人兼  
直舍人院起居郎中書舍人嘉熙初元除權吏部侍郎  
郎遷給事中由御史八遷皆兼史職公雖出臺然歲

中轉對一直前奏事三進已見二其於宮禁言動廟  
堂除授賢佞去留否泰消長之際指陳愈峻論建深  
廣韃北歲入寇公言大臣操舟主病者也若先徬徨  
動色同舟同室之人將若之何宜凝定志慮以應事  
變時迫禋祀乞邊報非時奏御且引宣和恐妨恭謝  
事以諷藏事之夕大雷雨公曰陛下本以好賢受諫  
聞天下近者言官忤旨至形詞色疏多留中易置  
諫官御史如奕碁此致異之大者丁酉大公歷數時  
弊尤切於辛卯之疏在詞掖韓休除節度使致仕公  
封還曰此日后家一門雙節議者猶謂曷不移此募

戰士以取韃酋之首今休一賓贊之臣爾昇以旄鉞如祖宗舊典何命遂寢闕美人進封親屬加恩者一百餘人公諸侯三邊稍寧然後舉行在璚闈余天錫召且大用近臣多先通殷勤公駁論曰闈樂土以處天錫足矣召之徒使陛下有私故人之名言者必起而攻之非所以愛天錫也疏入喬丞相以繫導上意趣書讀公已疾堅執如初越數日卒七月十有一日也年六十七遺表聞自朝議大夫贈通議大夫前碩人林氏知賓州寶儉之女繼莊氏知化州端之女一子南叟承務郎新監泉州市舶務二年十二月朔葬

公於石室祖塋兩碩人先後祔焉丁氏自固始遷莆  
曾大父履大父士睦父瑤成贈奉直大夫母葉宜人  
公字元暉上有六兄皆負俊聲而公尤工聲律傳誦  
人人骨髓然素清修不以藝掩德親喪廬居三年乃  
歸既中春官臨奉大對聞兄訃慨然馳歸日進身之  
始詎可為歎雖村蕪數人場屋自課一卷而已曰吾  
平生無悖人亦未嘗苦人也既仕薦書皆人求公非  
公求人方其在韋布燈窓之下米鹽簿書之間固已  
瑤壁元身冰檠細行矣至於自重不掃光範之門中  
立不陷牛李之黨居風憲他人畏之搔手忽及者必

奉白簡以聞任封駁它人當之運筆如飛者必曰臣不敢奉詔植立之高奮發之勇自其平日之有所不為有所不取者基之也嗟乎彼相之智曾不足以量莆士烏足以量公哉余疇昔厚公宰上之碑蓋已心許至是南叟彙奏彙來曰石室之木拱矣銘不可以復需矣銘曰皇初元之解瑟兮闢久塞之言路揭杲日於中天兮散冰山之趨附蓋枚卜而得公兮廼親拔以自助偉百奏之剴切兮信千齡之會遇孰不云端平兮視元祐其殆庶幾拊往事而太息兮有  
余心所未喻考察司空之碑兮倍前代之黨錮質元

城翁之論兮曰全人之有數自嘉熙之建號兮懷向  
背之異趣中人翕忽而改化兮賢者亦一來而一去  
惟公屹其間兮障黃流之犇注前見疎於荆舒兮後  
未嘗密於馬呂人莫不有所主兮臣所主者君父運  
方際於風雲兮疾忽罹於霜露彼浮榮奚足算兮獨  
令名之不腐余將書道旁之碣乎嗚呼端乎全人丁  
公之墓

杜尚書

公諱杲字子晰曾大父杞提舉江西常平大父鐸知  
萬載縣贈大中大夫刑部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母

陳宜人贈吉國夫人杜氏本京兆萬年至提舉公始  
居邵武公少與兄東第來場屋齊名而獨見禮於禮  
部以父任待通州海門買納鹽場闕潘提舉友文  
檄攝建陽尉秤提法行公面責潘曰公奉新書太過  
八郡騷動矣潘愧謝稍弛其禁陳提刑彭壽檄攝閩  
尉甲子死誣乙殺之公驗屍於髮中得砂視甲舍傍  
有池砂類髮中者鞠問子果溺死乙乃得釋至海門  
謁鹽使豐公有俊曰小官惟冒於貨者當譴責情可  
矜力不建者赦之可也奈何皆臨之以威乎豐公悚  
然遂為知己李公珏制置江淮羅致幕下淙受兵檄

公與同幕王好生提偏師往援甫至民蔽野隔壕哀  
鳴求入避滁守固拒公啓鑰納之虜圍城數重公登  
俾中二矢益自奮厲士氣百倍虜技窮去犯齊安李  
公會合援兵幾十萬未至虜解去兵在道不相統壹  
且潰亂李公曰非子所無可行者公求制劄二十道  
以行先以帥命喝犒擇諸將尤桀黠者出一劄抽回  
喻時又抽一軍不二日諸軍悉回無敢譁者李公累  
奏公援滁功不報公從李公與之終始豐公建西閫  
辟梁縣胡公覲總西餉辟鳳臺酒官皆力辭海門秩  
滿調江山丞畿漕朱公在辟監崇明鎮崇明改隸東

總與岳總領珂議不合慨然引去岳出文書一卷曰  
京刺也公曰比而得禽獸雖若邱陵弗為岳怒公曰  
可劾者文林不可强者杜某岳遂以欠蘆錢劾朝廷  
察蘆錢無虧二劾皆寢西閫曾公式中辟廬州節推  
浮公兵變公單騎往戮止渠魁守將爭餉金幣公封  
貯一室將行屬郡丞鄭準悉返之安豐守告戍將扇  
搖軍情且為變帥欲討之公曰是激使叛也請與兩  
卒往呼將諭之曰而果無它可持吾書詣制府將即  
日行一軍帖然知六安縣新社壇學宮罷元夕燈歲  
歉諭富家曰吾不損米直若但出糶吾依市直為民